

## 基于“一气周流理论”分析张锡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 调畅气机的用药特点

陶清泉<sup>1</sup>, 章 亭<sup>2\*</sup>, 蔡 虹<sup>2</sup>

(1.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, 福建 福州 350004;

2.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厦门中医院, 福建 福州 361015)

**摘要:**张锡纯的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以调畅人体气机升降出入为核心思想。本文基于黄元御“一气周流”理论和“中焦为轴、四维为轮”的气机运行理论,对张锡纯调畅气机的用药特点进行剖析。其一,调畅中焦枢机,以升陷汤为代表,方中重用黄芪升举大气,并配伍柴胡、升麻以助升提,佐以知母制其温燥,桔梗载药上行,旨在固守气机升降之轴。其二,疏通四维(肝、肺、心、肾)气机,此层面各有侧重:疏达肝气以新拟和肝丸为例,方中以甘草、生麦芽缓中,配厚朴、柴胡等理气疏肝;斡旋整体气机则以升降汤为典,方中兼用白芍、姜半夏调和肝胃,前胡、枳壳宣降肺气,木香、桂枝温通心肾,系统调理四维轮转。其三,协调水火既济关系,以既济汤与调气养神汤为例:既济汤以熟地黄、山茱萸滋补肾阴,配附子、肉桂温补肾阳,旨在直接调和阴阳;调气养神汤则以龙眼肉、柏子仁滋养阴血,龙骨、牡蛎潜镇安神,并佐以乳香、没药流通气血,侧重通过安神以利气机调和。张锡纯通过上述方药的精准配伍,构建了一套层次分明、注重药物升降特性与病机相对应的气机调节方法。

**关键词:**一气周流;气机升降;张锡纯;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;中西汇通

清代医家黄元御提出的“一气周流”理论,深植于《黄帝内经》“升降出入,无器不有”的气机运化学说,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以“脾胃中土为中轴,肝肺为四象轮旋”为核心的人体气化圆运动模型<sup>[1]</sup>。该理论不仅深刻阐释了中土中轴带动四象回旋、如环无端的气机运转规律,更将《黄帝内经》中散在的气化论述整合为系统贯通的动态体系。在清代医学注重气化与脏腑联系的整体学术背景下,黄元御这一理论以其独特的系统性与动态性,深刻揭示了人体气机升降出入的内在统一性,不仅标志着中医气化理论的重要发展,也对后世临证思维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近代名医张锡纯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阐发的调畅气机思想,承袭自深厚的传统医学理论。“大气一转,其气乃散”<sup>[2][3]</sup>的论述虽源自《金匮要略》,但张锡纯对胸中大气的重视、对肝脾升清降浊的调理,均与清代黄元御基于《黄帝内经》阐发的“一气周流”理论和“中焦为轴、四维为轮”的气机运行规律,共享着同一套关于人体气机动态平衡的古典哲学内核思想。张锡纯的贡献在于,他将这一传统气化理论与当时新知相参合,并具体化为升陷汤、升降汤等实效方剂,使之在临证中得以广泛应用。

目前学界对张锡纯用药思想的研究,多集中于中西汇通层面,而忽视了其与传统气化理论的深

刻联系。故本研究以黄元御“一气周流”理论为基础,系统解读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的用药规律,以期揭示张锡纯学术思想中一脉相承的传统中医精髓,也为当代临床提供新的启示。

### 1 “一气周流”之“中气为轴,四维为轮”动态模型

“一气周流”理论源自清代黄元御《四圣心源》,以“中气为轴,四维为轮”概括人体气机的运行规律<sup>[3][2]</sup>。黄元御重视脾胃中气的升降合宜。提出了“人与天地相参也,阴阳肇基,爰有祖气,祖气者,人之太极也,祖气之内,含抱阴阳,阴阳之间,是谓中气”<sup>[3][3]</sup>。所谓“中气为轴”,是指中焦脾胃作为全身气机枢纽,承担升清降浊、转输阴阳的关键职能;“四维为轮”则指肝、心、肺、肾四脏配合中土,共同推动气机循环运转。该模型强调“左升右降”的圆运动机制:肝脾主升,循左路上承精微;肺胃主降,沿右路下传浊物;心火与肾水相交,维持上下交通。一气周流如环无端,从而保障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<sup>[4]</sup>。在生理状态下,这一机制表现为呼吸、消化、水液代谢等功能的协调统一;在病理情况下,任一环节升降失常(如肝气郁结、胃气上逆或中气虚弱)都会引起整个气机圆运动的失衡,继而发生寒热夹杂、虚实并见等复杂证候。

### 2 基于一气周流理论的张锡纯调畅气机用药特点探析

**2.1 复脾胃枢纽斡旋,调中轴升降** 黄元御有言:“四象即阴阳之升降,阴阳即中气之浮沉。”<sup>[3][2]</sup>脾胃共居中焦,为气机周流之轴心。脾主升清,运化水谷精微上输心肺,化生气血;胃主降浊,传导糟粕下行排出。二者一升一降,如轮转轴动,共同维持中焦斡旋之力。黄元御称为“中气如轴,四维如轮”,

收稿日期:2025-08-10;接受日期:2025-10-03

基金项目: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福建省中医学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(闽卫中医函[2019]129号);厦门市扶持中医药发展专项项目(XWZY-2023-0615);福建省科技厅引导性项目(2021D006);医疗卫生科技计划项目(3502Z20214ZD1150)

通信作者:章亭, E-mail: xmzhangting@yeah.net

DOI: 10.13260/j.cnki.fjtc.2026.01009

脾胃健运则中轴旋转有序,带动肝(左升)、肺(右降)、心(上浮)、肾(下沉)四维气化如环无端,生生不息。若脾虚不升或胃滞不降,则轴滞轮停,百病由生。

针对脾虚不升、左升失常的核心病机,临床应以升脾复左旋为主要治法。张锡纯认为脾虚不升则中气下陷,清气难输心肺,致气血乏源、头目失养,见头晕乏力,甚则内脏下垂(如胃下垂)。其治重引药上行、补中助升。善用黄芪补益脾肺、升提中气,辅以升麻升达肝脾、柴胡疏肝升阳,协同恢复左升(肝脾)功能。如升陷汤中,黄芪补中益气,柴胡、升麻助升肝脾之气,桔梗载药入肺、宣通胸中大气,其宣肺之效亦为右降(肺气肃降)之始,契合“一气周流”逻辑。引经药(桔梗、柴胡、升麻)引导调降肝肺、平冲逆之火,使上亢之气归元下焦。

而针对胃滞不降、右旋失司引发的诸症,则需以降胃通右旋为关键治则。此类病症多因浊阴壅滞,表现为脘腹胀满、暖气、便秘或泄泻,张锡纯洞察胃气不降可碍肺气肃降,肺失宣发又反阻中焦,形成复杂病机。其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推崇治以重坠下行之赭石,认为此药“质重坠,又善镇逆气,降痰涎,止呕吐,通燥结”<sup>[2]309</sup>。如镇逆汤中,代赭石重镇降逆,配半夏和胃化痰、白芍柔肝防横逆犯胃,共奏降胃调肝脾之功<sup>[5]</sup>,维护“圆运动”。张锡纯在论及培脾舒肝汤时提出:“脾主升清,所以运津液上达。胃主降浊,所以运糟粕下行”<sup>[2]234</sup>。此方并不简单堆砌升脾降胃之药,而是深蕴“一气周流”之机,以黄芪、白术固守中焦,实脾以复中轴之运;桂枝、柴胡从左路温升,助肝气疏发以启脾津上承;陈皮、厚朴则从右路斡降,通胃导滞亦助肺气肃降<sup>[6]</sup>。全方旨在运转中轴、带动四维,使清阳得升、浊阴能降,恢复一气周流之圆运动。

由此可见,张锡纯治疗中焦升降失常诸证,其遣方用药的核心在于轴轮协同。这正体现了黄元御“中气旋转,四维代行”的气机思想:以党参、白术补中以“实轴”,升麻、柴胡助肝脾从左路升清;代赭石、枳实助肺胃从右路降浊,更借牛膝引气下行,完成自肺至肾的气降循环。此法非仅调脾胃,更着眼于全身气机圆运动的复建,既启肝升之能,亦助肺降之职,使中轴振、四旁行,升降复常如环无端。张锡纯此类方药设计,深得以“中气-四维-周流”为核心的气机理论精髓,不仅契合“脾升胃降”之经义,更将“一气周流”思想具体落实于临证处方,彰显中医以“气化”为核心的辨证施治特色。

**2.2 调肝肺四维气机,寒热升降相济** 肝肺分属左右,共司四维气机。肝气从左上升,疏泄气血,温煦周身;肺气自右下降,肃降津气,通调水道。二者协同构成“肝升肺降”的横向圆运动,如车轮辅佐中轴(脾胃)运转。肝升助脾散精,肺降协胃通浊,形

成“中轴运而四维和”的周流格局<sup>[7]</sup>。若肝郁不升则气滞血瘀,肺逆不降则痰壅水停,必致升降失调、气化中断<sup>[7]</sup>。

张锡纯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洞察女子肝病多因过用破气升散之品,致肝郁未解而元气先伤,遂创制新拟和肝丸<sup>[2]561</sup>。其立方之旨,在于借药性之升降浮沉,修复人体气机之动态平衡,深合黄元御“一气周流”之奥义。方中薄荷、肉桂、冰片三味,其作用绝非泛言“升散”,实有明确脏腑气机指向:薄荷轻清,专入肝经,疏达郁结以启肝气左升之路;肉桂温通,既能暖血通脉,更助肝阳之生发;冰片透达,善开郁闭,协同宣散以成“风轮上旋”之势。三者合力,旨在重启左路温升之机,使肝气得以条达上行。连翘、芍药、朱砂亦精准对应气机降路:连翘清肃,引上焦肺胃之气右降下行;芍药酸收,专入肝经,柔敛亢逆之肝气,防其过克脾土;朱砂质重,镇摄浮越之火,固护下焦气根。三药共呈“水轮下注”之态,旨在疏通右路凉降之能,使肺气肃降有权,胃气顺降得常。此“三升三降”之配伍,精妙在于相互制约而又协同增效:薄荷之散,得芍药之敛,则散中有收,不致耗伤正气;连翘之降,得冰片之透,则降中寓宣,避免气机壅遏。全方以升药助肝脾左升如辐,以降药辅肺胃右降,两力激荡相成于中焦之枢,终使中土重新斡旋,恢复其转运之张力<sup>[8]</sup>。如此,肝气自左路升发有序,肺气沿右路肃降有权,中焦中轴运转复常,一气周流之圆运动得以重建。

张锡纯深谙黄元御“一气周流,寒热不均则滞”之要旨,其治气机阻滞,必从寒热失调处着眼:寒凝则气涩而肝升无力,热壅则气逆而肺降失权。张锡纯明确指出“寒热互结”为枢机窒塞之根,并创寒热互济之法以调畅周流,其立方之妙,尽在凭药性之寒热以复气机圆转。如肉桂配大黄一法,非仅寒热并用,实有明确脏腑气机指向<sup>[9]</sup>:肉桂性热,专入肝肾,温通厥阴寒凝,破郁结以助肝气从左路升发;大黄性寒,直走胃肠,清泄阳明壅热,导浊滞以利肺胃沿右路肃降。二者相伍,热药破阴凝而启风木生发之性,寒药平亢阳而助燥金收敛之权,更兼相互制约之妙:肉桂之温可防大黄寒遏中阳,大黄之寒能制肉桂助火伤阴。再观其升降汤<sup>[2]233</sup>,寒热相济之法更成系统:桂枝、川芎辛温,专助肝气从左路温升;白芍酸寒,柔敛肝体,既防升发太过,又涵养肝阴以助其条达。此左路升发之机组,旨在复“肝随脾升”之常。党参、黄芪甘温,实脾益气以运中枢;知母苦寒,清润肺胃;更配陈皮、厚朴温降肺胃,与知母寒降之力相合,共成右路降浊之势,以复“肺随胃降”之序。此非简单药物功效之叠加,实乃以寒热互济为手段,系统调节左升右降之气机环节,最终恢复“中土斡旋,四维轮转”的一气周流之局。

**2.3 交通心肾周流,燮理水火既济** 心肾分居上下,为气机周流之两极。心火下温肾水,防其过寒;肾水上济心阴,制其过亢。此“水火既济”依赖中焦升降:脾升则肾水上承,胃降则心火下潜,形成“心肾相交”的纵向循环。黄元御强调“中轴运则心肾交”,脾胃枢纽失常则水火未济,上见心烦失眠,下见腰冷尿频。故调心肾必先安中焦,复其升降之机。

张锡纯之既济汤深得黄元御“一气周流”之精义,其组方非仅着眼于水火相交,更致力于恢复中焦枢转、四维轮动的整体气化圆运动<sup>[2]22</sup>。方中熟地黄填真阴,固守肾水,为“水宅”立基;附子温肾阳,引火归元,助命门火秘。二者相合,使坎水得充,离火得敛,而成阴阳互根之势,为周身气化奠定根基。然其妙不止于此,更借龙骨、牡蛎质重沉降之性,直折浮越之阳,强力引导上焦之心火下交于肾水<sup>[10]</sup>。尤为关键的是,张锡纯并未忽视黄元御所强调的“中焦为枢”。方中茯苓渗湿健脾,并非单纯利水,实为启动中轮,斡旋气机,复脾土升清之职;白芍酸寒,入肝敛阴,其用在于柔缓肝木,助其疏泄有度,协中焦以复升降之常。全方之构思,以下焦之熟地、附子立阴阳之根,以中焦之茯苓、白芍复中轴之转,更以龙骨、牡蛎为导引,沟通上下。最终使肾水得脾升之力上济心阴,心火得胃降之权下温肾阳,中焦枢转得以畅达,成就“中土运四旁,一气周流无滞”的圆融之态。此乃张锡纯融汇“一气周流”理论,以药性之动复气机圆转之深意所在。

而张锡纯调气养神汤之构思更妙<sup>[2]96</sup>,方中龙眼肉、生地黄滋补心肾之阴,奠定阴液基础;龙骨、牡蛎重镇潜阳,导心火下交肾水,完成上焦之降。然其精髓在于对中焦枢机的调运:甘松辛温,醒脾开郁,专启脾土之升清,使肾水借肝脾左路上济于心;石菖蒲、远志芳香辛通,既开心窍,又降胃浊,引胃气右降助心火下潜。更以柏子仁柔润疏肝,弥合滋阴与行气之隙,使肝气调达而中轴运转无碍。诸药相合,非仅交通心肾,更旨在复“中土枢转,四维轮行”之常:左路甘松助脾升,右路石菖蒲助胃降,龙骨、牡蛎导上焦之火下归<sup>[11]</sup>,生地黄、龙眼肉滋下焦之水以上承。全方使中轴得运,升降复常,一气周流得以畅通,故能收“阴平阳秘,神志安宁”之效。

**2.4 中西药互参:引经理论的现代拓展** 张锡纯深研《内经》“药象归经”之理,独辟蹊径地开创了“西药中化”的实践路径。其核心在于,以中医病机为根本出发点,参悟西药的作用特性,将其巧妙融入六经气化体系之中,从而在中医“归经”理论与现代医学“靶点效应”之间建立起动态联系。

张锡纯尤重西药“药象”与中药“性味”的协同配伍。例如,他将阿司匹林的解热发汗之效,类比

为“麻黄开鬼门”之功,并常配伍桂枝汤以强化太阳经气化之功,如此既取西药起效迅捷之长,又借桂枝通阳之性助肺气肃降,形成“开表-降气”循环<sup>[12]</sup>;在治疗外感表证时,更佐以山药粥固护太阴脾土,既防发汗耗伤阴津,又寓“培土生金”之意以助肺卫功能恢复,生动演绎了“中焦斡旋,四维气化”的经典理论;而在治疗阳明经证时,石膏清胃热配伍粳米和胃气,既降胃逆助肺肃,又护中焦气化枢纽,暗合《四圣心源》“胃降则心肺亦降,故金火不滞”法则<sup>[3]52</sup>。同时,其将抗生素的抗菌作用对应为“清热解毒”治法,此时再配伍土茯苓引药力深入下焦,可显著提升泌尿系感染的疗效。此策略的精髓,在于将中医“象思维”与现代“物质观”深度融合,以动态演变的病机为纲领,以纵横交错的气化网络为维度,构建起“道(理论)器(实践)并重”的研究框架。这一创见超越了传统中西医的简单叠加,真正开启了以气机调控为纽带、贯通中西医学理法的新境界。

### 3 小结

张锡纯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构建的气机升降调节理论,通过精确定位归经、巧妙配伍寒热升降药物,以及融汇中西药理,形成了一套整体与局部干预协同互济的诊疗体系。其精髓在于:立足中焦脾胃枢纽以调升降之机,协调肝肺气化以通四维之轮,交通心肾水火以复既济之常。这种动态的配伍极大地拓展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实践深度,也为现代医学处理复杂疾病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系统诊疗视角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 黄帝内经[M]. 姚春鹏,译注. 北京:中华书局,2010:551.
- [2] 张锡纯. 医学衷中参西录[M]. 河北新医学院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修订小组,修订. 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1957.
- [3] 黄元御. 四圣心源[M]. 孙治熙,校注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9.
- [4] 罗元珍,罗晓欣,胡方林. 黄元御一气周流论中的气化思维[J]. 中医药导报,2025,31(3):225-228.
- [5] 张煦园,郭璇,肖雅丹,等. 基于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浅述张锡纯代赭石用药经验[J]. 吉林中医药,2025,45(4):475-478.
- [6] 吴剑纯,何伟峰. 基于张锡纯的“升降观”探讨“肝-胃”相关理论[J]. 江西中医药,2024,55(5):30-32.
- [7] 刘严泽,袁海宁,冯佳英,等. 浅析张锡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对“肺”的认识[J].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,2025,48(5):68-72.
- [8] 牛媛媛,刘磊. 气机升降理论临床运用心得体会[J]. 中医研究,2025,38(3):30-33.
- [9] 阎俊杰. 应用张锡纯秘红丹加味治疗衄血[J].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,1988,2(1):28.
- [10] 杨付明. 张锡纯既济汤临床运用体会[J]. 国医论坛,2004,19(4):12-13.
- [11] 张月,林炜濠,石艳红. 从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探析张锡纯应用龙骨、牡蛎经验[J]. 中国民间疗法,2025,33(15):12-14.
- [12] 王运超,王曼,田楚娇,等. 张锡纯对阿司匹林的应用探析[J].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2018,24(4):492-493,502.